

生生大德



写意文丛

何怀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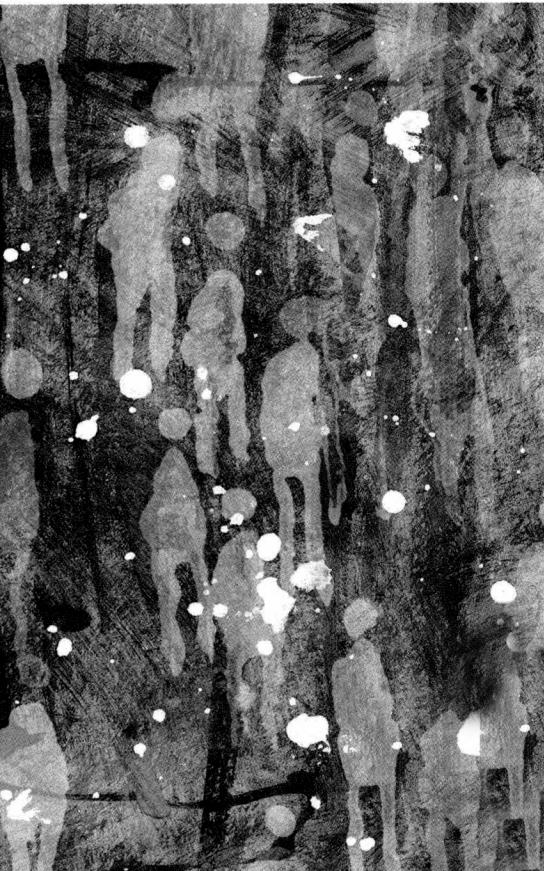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生生大德

何怀宏
著

写意文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生大德/何怀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写意文丛)

ISBN 978-7-301-18578-0

I. ①生… II. ①何… III. ①伦理学—文集 ②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B82-53 ②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6255 号

书 名: 生生大德

著作责任者: 何怀宏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578-0/B · 09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25 印张 272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战争、死刑与生命原则

- “杀”声一片
——承平下的一种战争态度/3
- 战争、政治与道德/11
-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战争行为的伦理/25
- 死刑三问/42
- 同一根绳索/52
- 经由法律的正义/64
- 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
生命是基本的普世价值/88

政治伦理与道德哲学

-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的背景脉络与研究视角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稿》引论/97
-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四隐喻/111
- 现代伦理学：在康德与卢梭之间/123

| |
|---------------------|
| 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134 |
| 政治家的责任伦理/147 |
| 公共哲学的探索/155 |
|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167 |
| 承认的历史与道德之维/179 |
| 底线伦理的概念、含义与方法/190 |
| 哪些差异？何种共识？/202 |

道德与社会变迁

| |
|-----------------------------|
| 善的历程/215 |
| 从“动员式道德”到“复员式道德” |
| ——1976—2005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之一瞥/238 |
| 戊戌变法是否一定失败？ |
| ——有关戊戌变法中的两条源流的提纲/251 |
| 1905：终结的一年/262 |
| 一个人和一个村庄/275 |

政治伦理书序

| |
|-----------------|
| 《心智、知识与道德》序/287 |
| 《政治的回归》序/289 |
| 《正义与运气》序/292 |
| 平等的进展与困境 |
| ——《平等二十讲》序/295 |
| 自由的歧义与条件 |
| ——《自由二十讲》序/301 |
| 《我们时代的伦理学》序/308 |
| 《伦理学的邀请》序/313 |
| 后记/318 |

战争、死刑与生命原则

“杀”声一片

——承平下的一种战争态度

中国承平已久。抗美援朝之后，中印、中越两次局部战争都是边境战争，且规模不大，结束很快，基本未及本土。今天亲历战争的人已经很少，且多垂垂老矣，中青年以下可以说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那么，有人自然就会有一种担心，如果有一场被强加的战争，或“不得不打”的战争，今天的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承担这一场战争？他们的战斗能力如何？他们还能打吗？

然而，读过一份也许正是因上述担心而起的调查，又可能还会有另一种忧虑：年轻一代将如何对待和承担战争这种最大规模的血腥暴力？他们会恰恰因为久无战争、不知战争为何物而轻率甚至好战吗？而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他们又将如何行事？他们会遵守一些起码的规矩，还是将超越一切限制而无所不为？

从道德的角度看，战争伦理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战争权利”的伦理，或者说有关“如何开战”的伦理；一种是“战争行为”的伦理，或者说有关“如何作战”的伦理。我们这里仅讨论后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份调查材料，或可一窥目前承平下的中国人对待战争行为的一种态度。

据发表在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作者署名为“大头

针”的一篇文章《战场上你会如何对待妇孺和战俘?》(以下简称《战场》一文),新浪网经过一个月(2004年2月2日——3月1日)的调查统计,在回答“如果你是一名士兵,在上级允许的情况下,你会向妇孺和战俘开枪吗?”的提问时,有34.0%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环境需要都会开枪”;有48.6%选择“只有在自己或同伴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开枪”;选择“即使是命令或知道对自己有危险也不会对妇孺和战俘开枪”的有3.8%;另有13.5%的人表示,没有亲身经历故不能做出准确回答。

也就是说,选择无论怎样都会开枪的与选择无论怎样都不会开枪的约为十比一,前者大大超过后者。选择“只在自己或同伴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开枪”人数最多,约占到一半,这些人,乃至加上审慎地表示未亲历而不回答的人似构成了中间的“大多数”。

不过,我们还可以细看一下这份调查的第二部分即“评论”部分,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细化各种不同的态度,还可以得知并分析做出上述选择的一些原因或“理由”。这份调查共收到2072条评论,剔除重复,无内容或答非所问的答卷外,得到有效评论1664条,《战场》一文的作者将其分为四种态度:46.7%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向妇孺和战俘开枪;21.2%表示只要是美国、日本、越南、印度和印尼等国的妇孺和战俘就会开枪;9.2%表示看当时具体情况而定;10.1%表示不会开枪或对赞同开枪者表示反感甚至谴责;另有12.7%的评论者未置可否。

与第一部分的统计数字比较,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开枪的增加了12.7%,如果加上对一些国家的妇孺和战俘会开枪,则达到了67.9%,占三分之二,而仔细分析第三种态度的评论,明确表示不会开枪的也增加了6.3%,达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两端对立的态势更明显了,但主张不开枪的明显居于下风,处在少数,而且是相当微弱的少数。

我们首先以激烈和彻底程度为序,来看赞成开枪射杀妇孺和战俘的“理由”:

1. 非我族类，一概杀光。“对于敌对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杀光他们，这样就彻底解除他们日后报复我们的隐忧了！”“只要她们不是中国人，杀多少也无所谓。”“敢于和中华民族作对的种族就该杀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要杀掉其他一切劣等民族。”其中来自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的 diojc03 说：“只要不是中国人，照杀不误。”一个来自南昌大学的评论者也表示：“只要不是大陆人，管他什么人，什么肤色，管他老人小孩还是女人，都一枪解决问题。”

2. 为了报复与我有“旧恨新仇”的民族。这里主要是针对日本、美国、越南、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认为对这些民族的妇孺和战俘是可以杀的，其中缘由大概因为美国长期被视为主要对手近期又认其搞霸权主义，日本则更常常被看做是中国的“宿仇”，被认为是伤害中国最多的国家；越南、印度和中国曾打过一仗，而越南还可能要加上“忘恩负义”；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或是因为有虐华、歧视或海上挑衅等事件。奇怪的是罕有针对俄罗斯的，或许这还是因为受比较新近的形势和教育的影响。一个来自浙江台州的评论者说：“我会区别对待，对于日本人、越南人、印度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和美国人，见多少杀多少，不让我杀，我也要杀。对于此外其他国家民族，我会考虑！”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一个评论者表示：“为达到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尤其是对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见人就杀！！！”还有的说：“虽然上级允许，黑锅还得自己背，但对日本人、印尼人和越南人则不许这样过多考虑，到他们国家除儿童外，统统斩尽杀绝！！！”“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所有日本和美国的俘虏，上级不命令我也干。”

而在这些民族国家中，又尤以针对日本为最激烈。一个来自湖南长沙的评论者说：“如果是日本人，我就要杀！！因为这些妇孺就是产生日本法西斯的沃土。”还有的说：“日本人，通杀；台湾阻挡者，杀无赦。”“如果是日本人的话，我连孕妇也杀，何况妇孺和战俘？杀杀杀！！！”“对日本的妇孺，先奸后杀。”“如果是日本人，老的开肠，男的

活剥皮,小的砍手脚,女的轮奸后凌迟至死。”而一位来自广西柳州的评论者可能看不过去了,说:“今天看到了不少禽兽,心情不好。感到某些人太过极端。日本人杀是没错的,但是先奸后杀就太不对了。”

3. 为了打赢战争非如此不可。这里的“理由”似乎来自冷静的理性和计算。比如说:“虽然很多人不忍心开枪,但我会开枪的,也应该开枪,因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就是消耗敌方资源的多少,毫无疑问,妇孺也是对方的资源。”“不光要消灭对方的军队,同时还要搞垮对方的经济,社会治安……杀死战俘、妇女儿童可以减缓敌对国家的人口生产,消除未来的隐患。为了本国的长期利益必须要做。不放过任何一个合法的杀死战俘和敌方妇孺的机会。”“当然是杀!如收为俘虏,必然要消耗己方的军需物资,而且难免没有间谍混杂。作为现代战争,战争目标不是劳动力,而是物质资源。”

4. 战争的一般性质就是杀戮。来自安徽合肥的评论者说:“我尊重战争法则。战争的唯一就是屠杀。”“对敌需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少,不留一人。”“是敌人就杀,而且要杀光,不用管他是什么人,老、少、女、儿童都杀。”“在战场上,只有敌人,没有妇孺和战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你不开枪就意味着死亡。一句话:杀光一切敌人,不要犹豫。”“战争中只有敌我之分,没有男女之别,只要对我方不利,宁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否则,最终倒霉的只能是自己。”“在战争中,敌方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敌人,无论是妇孺还是战俘,防不胜防,如果上级允许的话,应该抱着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放过一个的思想。战争是血和火的地狱,不是什么宗教,杀杀杀!!!”

5. 对现代全民战争的认识。和比较传统的单纯使用正规军乃至雇佣军的战争不同,现代战争的确常常是举国体制,全民动员。而这又包括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中越战争面对一个同样意识形态和全民皆兵的国家的教训。河南洛阳的龙骧 8260 提到:“我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我们所以为的‘平民们’从水稻田里操起了 AK47 打死了许多战友,面对这些‘平民’,我们能做的只有杀戮!”广东揭阳的评论

者表示：“我不想再出现越战时的悲剧，为了活下去，必须消除一切可能的威胁。”

6.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军人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人。如认为“服从命令是天职，当兵的，首先是兵，其次才是人！！！”“战士杀人是义务，不杀是不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和士兵从一进军营就有人告诉他，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如果你不开枪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无论军令是否正确，只要是军人就要坚决执行，开枪没商量。”一位来自南京的评论者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至于是否符合道义那是政治家的事，军人应以打赢战争为天职，一切均应让位于这一目标！”

7. 为了保存自己及战友、部下的生命。一位来自北京的评论者说：“成大事者要心狠手辣。作为上级，我一定会下令士兵向妇孺或战俘开枪的，因为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下，任何一个会动的东西都会对属下造成威胁，只有这唯一的办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我的部下完整地带回家去与他家人团聚。”一位来自上海的评论者说：“只要他是敌国的，妇孺和战俘也有拿武器向你射击的可能，为什么不在他没有能力威胁你的时候除掉他呢。我是不会等他来杀我的，即使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也会把他们杀光，这样还可以节约粮食和水呀。”“为了自己的生存，我只有向任何人开枪。”“这是战争，想活下去，那就要永远记住一点‘只有死人才是安全的’，所以千万不要有妇人之仁！！”

以上第1—3条，主要是表现民族主义的理由，第1条更是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但表现出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很多；而持第2条理由的人就比较多了，除了民族主义，还表现出一种“报复的正义”的思想；第3条则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利益，着眼于争取未来的战争取胜，而为了取得这一胜利的目的，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也就是说，第3条“理由”虽然还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但已由一种强烈的情绪转向了一种“目的—工具”的理性，而且主要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了。第4—6条，则主要是基于对战争性质、尤其是现代战争性质的认

识,以及对战争的主体——军人职能的认识。第7条则是基于更为一般的保存自己或战友、部下的生命,实际上可以说是最能打动人的理由。

而被归为中间态度的一类评论,即表示要依当时的具体情况才决定是否向妇孺和战俘开枪的人(比例9.2%)一般认为,确实无妨碍或威胁的妇孺就不杀,反之,如能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和自身的安全,就要毫不犹豫地杀掉。大致意见有:“开不开枪,要按实际情况做出选择,不要那么死脑筋,也不要战前就做出决定。总之,一切为了打赢。”“在妇孺和敌对方军队完全无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不开枪,但这很难。对付‘全民皆兵’的国家,则不可能不开枪。”“如果危及我的安全,我会向任何东西开枪。”“七岁以下的男人和无武器的妇女不杀,俘虏在绝对控制下不杀。特殊情况服从命令!!!”“战争就是你死我活,当敌方妇孺与战俘威胁到胜利和生存的时候,杀!!如果有错,胜利后再抚平她的创伤。”“从道义上来说,我们应该不杀,但在具体环境中,该杀则杀,而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视情况而定:如果战俘不方便移交的,杀,不能手软;对于境外妇孺的处理,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杀。”“杀死继续顽抗的战俘和妇孺是必须的!以保证胜利为前提!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被《战场》一文作者归为中间一类的态度虽然相对谨慎一些,但还是更倾向于杀,而所依据的“理由”基本也没有超出第一类所列举的,只是增加了一些权宜的成分。如果将他们也归入第一类,则主张开枪的则还要大致从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至于反对杀死妇孺和战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基于珍惜生命的理由,其次是对战争的认识,以及认为军人首先还是人的认识,但没有民族国家的理由。一个来自福建泉州的评论者说:“我不会开枪的,因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一名沈阳东北大学的评论者说:“不会开枪!!太残忍了!”一名来自北京的评论者说:“不管是哪国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不要像个野蛮人,说杀就杀的。”一个来自贵阳的退伍军人说:“我曾经是军人,我不会向妇孺开枪!”来

自吉林长春汽车厂的评论者说：“士兵也是人，如果仅仅是允许，我绝不开枪；如果是命令，那也要判断上级的真实意图。”来自南京的评论者说：“我觉得不可以开枪，无论他是谁。战争是使人臣服而不是杀戮。”在一片喊“杀”声中，这些声音虽然显得很微弱，但总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

最后，我们来看这些评论者的身份背景。第一部分的数字是有31872人投票的统计结果每台计算机只能回答一次。第二部分——“评论部分”则更要求被调查者如不是新浪网的注册会员，则需要用身份证件注册填表查验后才能发言。这样，所得知的评论者的个人背景大致如下：在17—30周岁之间的占78.3%，即约四分之三以上是年轻人；未婚者占76.3%，已婚者占23.7%；文化程度是本科/大专者占61.7%；研究生及以上者占5.8%；高中/中专者占26.3%；高中以下者约占6.2%，也就是说，大学生最多，加上研究生以上文化水平者接近70%；所属行业也以学生为最多，百分比高达47.1%，军人占3.2%，其余的分布于政府机关，通信/计算机/网络，科研/教育，商贸/金融，媒体等行业；所在地的分布是：在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的占54.8%，海外地区占2.3%，其余地区占42.9%；性别则男性占82.6%，女性占17.4%。总起来看，我们可以说，评论者大多数是有较高学历、年轻、生活在城市、而且多是大城市里的未婚男性，其中相当多的是属于白领、乃至“高级白领”，亦即他们大都是代表现在或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片杀伐之声？怎样估计这样一种在此还只是表现于语言的暴力倾向？如此言说者到了战场，是否真的都会如此行事？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否只是一逞口舌之快？这种态度又是怎么来的？它是否意味着我们20世纪长期的仇视和斗争哲学的教育还是相当成功，或者说迄今也还相当有影响？这种态度是否意味着勇敢和正义？是否象征着一种生命力或反映出一种战斗力？它是否又真的代表主流民意？我们不妨先立此存照，把这些问题放在心里，认真想一想。

的确，我们听到了“杀”声一片，这种声音在这次调查的发言者中

占据了支配地位。但这又可能只是“一片”而已,因为,又还有更多的未发言者、乃至更多得多的不上网者,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们不一定就将这种“杀”声认作主流民意,更不适宜就将其作为政治决策的一种依据,因为,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想来今天也还不乏像在抗战期间甚至收养敌方弃婴(日军孤儿)的目不识丁的老太太那样的人。但我们又必须认真对待这“发言的少数”,因为,在说话的少数与沉默的多数之间,在积极的少数与消极的多数之间,前者更容易影响后者,或至少表现出大于他们所占人数比例的能量。而且,在语言的暴力与行动的暴力之间,以及对外的暴力和对内的暴力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因果互动。

战争、政治与道德

一、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大可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甫定，原来的盟国苏联和美英等即开始发生分裂和冲突，一位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比许多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分裂和冲突，他甚至比丘吉尔更早使用了“铁幕”一词。随着两大阵营对抗局势的形成，世界进入了一个“冷战”时代。那么，冷战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兆或准备呢，还是它的替代？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阿隆考察的结果是认为冷战更倾向于是其替代而不是其前兆：由于新技术和核武器的出现，为避免同归于尽，反而将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① 这一方面是生存原则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人类杀戮技术的飞跃反而遏制了人类的进一步行动。善恶无意中做了一次同盟。“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这一名言就是阿隆对冷战时代战和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② 这里所说的和平与战争当然都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亦即世界性的和平不可能，但世界大战也不大可能。

^① Raymond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Doubleday & Company, 1954, pp. 226-238.

^② 阿隆并以之作为1948年出版的《大分裂》一书第一章的题名。

那么,当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后冷战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倒过来说:“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大可能”(war impossible, peace unlikely)呢?亦即从目前的世界形势判断,我们的确看不到国家对国家的世界大战有发生的迹象,但世界仍然是一个不安稳、不太平的世界。当我们说“世界大战不可能”的时候,局部战争却总是可能的。只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大战和世界性持久和平的两端之间,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增加了,敌对的意识还是减少了,世界局势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还是更接近于和平的一端。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还在自己的本土范围内享受着和平。当然,人们对新世纪的和平前景还是充满忧虑,尤其是在“9·11”事件和随后发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可以问,目前的这种“冷和平”是未来世界持久和平的前兆呢还是其替代呢?甚至世界是否仍有可能再一次滑向热战的边缘呢?目前世界享受的这种世纪初的和平是更类似于1914年的那种“和平”还是更类似于1815年的那种和平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么,中国在这种世界局势中的处境又是怎样呢?或者只是将中国和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其他几个大国和地区比较,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可能性是比它们大呢还是小?欧洲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但是,现在随着欧洲在世界地位上的降低和欧洲一体化的加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震荡之后,战争的危险性已可以说大为降低;美国成为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将自身的安全系数调高,而其霸权和武断倾向也在增高,由此也成为恐怖主义的众矢之的,新世纪发生的几场战争均与之有关,但战和的主动权毕竟还是掌握在美国自己的手里,而在其制度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自我修复机制”;俄罗斯因为车臣等问题,也同样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毕竟挑战的一方相当弱小,也不易转成国际冲突;日本虽然因为二战中侵略他国等历史原因,迄今仍然受到近邻各国严重的不信任和批评,但是它自身几乎没有民族问题。